

他的死亡必将启迪和增强我们

萨莫拉·马谢尔逝世悼词

1986年10月

莫桑比克总统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简称“莫解阵”）的领导人萨莫拉·马谢尔（*Samora Machel*）于1986年10月19日因飞机在南非坠毁而遇难。许多支持非洲自由斗争的人士怀疑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应对坠机事件负责。以下演讲稿于瓦加杜古发表，并刊登在1986年10月31日的《非洲十字路口》上。

同志战士们：

今天我们的任务不是哭泣，而是在面对萨莫拉·马谢尔逝世这一悲剧时采取革命的态度。为了避免陷入感伤主义，我们不能哭泣。感伤主义无法理解死亡。感伤主义属于弥赛亚的世界观，它期待一个人来改变世界，因此，一旦这个人消失，它就会引发哀叹、沮丧和绝望。

我们不应该哭泣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避免与所有伪君子——那些鳄鱼和鬣狗——相混淆，这些人假装萨莫拉·马谢尔的死让他们感到悲伤。我们很清楚谁为这位战士的逝世感到悲伤，谁又为此感到高兴。我们不想加入那些没良心的人中：他们到处宣布多少天的哀悼期，每个人都试图用眼泪来表达和宣扬他们的悲痛，而我们革命者应该认清这些眼泪的本质。

萨莫拉·马谢尔死了。这场死亡必须启迪和加强我们作为革命者的力量，因为我们革命的敌人，世界人民的敌人，再次暴露了他们的一个策略，一个陷阱。我们发现，敌人即使在空中也能击落战士。我们知道，敌人会利用我们一时疏忽来犯下他们的滔天罪行。

让我们与莫桑比克的兄弟们一起从这次直接而野蛮的侵略中吸取教训。其唯一目的是瓦解莫解阵的政治领导层，彻底危及莫桑比克人民的斗争，从而终结全体人民——不止一个民族，而是所有民族——的希望。

我们对帝国主义和我们所有的敌人说，每当他们采取这样的行动，这将是他们学到的又一个教训。当然，这些教训不是免费的，但它们是我们更应该得到的。昨天，当世界人民的敌人、人民自由的敌人，以懦弱、野蛮和背信弃义的方式杀害爱德华多·蒙德拉内（注：莫解阵的创始人）时，他们以为自己做得很好，以为自己成功了。他们希望解放的旗帜就此倒在泥泞中，希望人民感到恐惧，永远放弃战斗。

但他们并不了解人民的决心和对自由的渴望。他们没有考虑到人们内心深处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他们即使面对子弹和陷阱也敢于说不。他们没有考虑到莫解阵线无所畏惧的战士。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萨莫拉·马谢尔敢于接过爱德华多·蒙德拉内扛起的旗帜，他的记忆仍然与我们同在。马谢尔立即确立了自己作为领导者、力量和指引方向的明星的地位。他知道如何将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服务于他人。他不仅在莫桑比克战斗，也在其他地方为他人战斗。

今天让我们扪心自问：是谁杀害了萨莫拉·马谢尔？我们被告知正在进行调查，专家们正在开会确定马谢尔死亡的原因。在帝国主义广播电台的帮助下，南非已经在兜售事故理论。他们想让我们相信是闪电击中了飞机。他们想让我们相信是飞行员失误导致飞机偏离了航线。

即使不是飞行员或航空专家，我们也可以合乎逻辑地问自己一个问题：一架在如此高空飞行的飞机怎么会突然擦到树木并在距离地面只有200米时翻转？

我们被告知，幸存者的人数说明这是一起事故，而不是暗杀。但是同志们，飞机上的乘客——被撞击粗暴地惊醒——怎么能说出他们的飞机是如何以及为什么翻转并坠毁的呢？

在我们看来，这一事件纯粹是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策的延续。这是帝国主义的又一次表现。要找出是谁杀害了萨莫拉·马谢尔，就需要让我们问问谁在欢欣鼓舞，谁有兴趣杀害马谢尔。我们发现，首先是南非的种族主义白人，我们从未停止谴责他们，他们并肩站在一起，携手合作。在他们旁边，我们发现了那些傀儡，即所谓的“全国抵抗运动”的武装匪徒。他们抵抗什么？抵抗莫桑比克人民的解放，抵抗莫桑比克人民和其他人民走向自由的进程，抵抗莫桑比克通过莫解阵线向其他人民提供的国际主义援助。

我们也发现了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s）之流。他正计划前往欧洲。我们对此表示抗议。我们特别告诉欧洲人，法国人，如果他们管控入境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如果他们在寻找恐怖分子，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若纳斯·萨文比。在他们旁边，我们发现了非洲的叛徒，他们允许用于对抗非洲人民的武器经过他们的国家流通。我们也发现了那些到处叫喊“和平”的人，他们每天都在运用他们的知识和精力来帮助和支持背叛非洲事业的叛徒。

是这些人暗杀了萨莫拉·马谢尔。唉，我们非洲人也没有给予他必要的支持，也把他交给了敌人。当莫桑比克响应非洲统一组织的号召，完全断绝与南非的关系时，非统组织中有谁支持它？然而，在经济上与南非联系在一起的莫桑比克正经历着巨大的困难。莫桑比克人独自对抗和抵抗南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非统组织内的非洲人对萨莫拉·马谢尔的逝世负有重大责任。

如果我们将来不努力使我们的决议更加一致，今天的演讲将毫无意义。布基纳法索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次不结盟国家运动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同样的立场。仅仅鼓掌欢迎罗伯特·穆加贝，并把他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优秀儿子是不够的。在我们离开几个小时后，南非就开始轰炸津巴布韦，而我们每个人都舒舒服服地呆在各自首都的家中，除了发出支持的信息什么也不做。有些国家赞扬我们，另一些国家则认为我们做得太过分了。但历史证明我们是正确的。不结盟首脑会议后不久，南非就做了它的肮脏勾当。而我们在这里，只是口头上谴责。

是帝国主义组织和策划了所有这些不幸。是他们武装和训练了种族主义者。是他们向他们出售了雷达设备和战斗机，用来追踪和击落萨莫拉·马谢尔的飞机。也是他们把他们的傀儡安插在非洲，以便通报飞机的起飞时间以及何时飞越他们的领空。是他们在现在试图利用局势，并且已经在盘算谁将接替萨莫拉·马谢尔。也是他们在试图分裂莫桑比克的战士，把他们归入为能拉拢的温和派或不能拉拢的极端分子中。

萨莫拉·马谢尔是我们革命的伟大朋友，是我们革命的伟大支持者。他到处都这么说，并且在对待布基纳法索代表团的態度上也表明了这一点。最初我们是通过他关于革命的著作与他取得联系。

我们阅读和学习了马谢尔的著作，我们在思想上与他很接近。第二次我们是在1983年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首脑会议上见到他的。他告诉我们，他一直在关注我们国家的情况，但对帝国主义的统治野心感到担忧。

之后，我们在亚的斯亚贝巴见过他两次。我们一起进行了讨论。我们钦佩这位即使在《恩科马蒂协定》之后也从未低头的人，他理解该协定的策略性——某些机会主义分子试图利用它来攻击他，把他描绘成一个懦夫。布基纳法索代表团发言说，只要那些攻击莫桑比克的人还没有拿起武器去南非战斗，他们就没有资格发言。

我们大力支持他，他也支持我们。在上次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当布基纳法索的立场受到某些国家的攻击时，马谢尔发言说：“如果他们没有感激之心，没有勇气鼓掌欢迎布基纳法索，他们至少应该感到羞耻，保持沉默。”

后来，我们再次在他的家乡马普托与他会面。他帮助我们了解了他所处的极其困难的内外环境。每个人都知道萨莫拉·马谢尔在前线国家中所扮演的角色。

最后，我们在哈拉雷举行的最后一次不结盟首脑会议上再次与他会面，我们进行了多次交流。萨莫拉·马谢尔知道他是帝国主义的目标。他还承诺在1987年访问布基纳法索。我们同意互派来自我们的人民保卫委员会、军队、各部委等的代表团。

我们必须从这一切中吸取教训。我们必须与其他革命者坚定地站在一起，携手并进，因为还有其他的阴谋在等待着我们，其他的罪行正在酝酿之中。

同志们，我们带着这枚奖章，这份荣誉勋章，前往莫桑比克授予萨莫拉·马谢尔，我希望你们所有人将你们的思念与它一起送去。我们将授予他布基纳法索的最高荣誉，我们革命的最高荣誉，因为我们认为他的工作为我们革命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并且仍在做出贡献。因此，他应该获得Nahouri金星奖。

同时，我要求你们在我们所有领土上以萨莫拉·马谢尔的名字命名街道、建筑物等等，因为他值得拥有纪念。后代必须记住这个人以及他为他的民族和为其他民族所做的一切。我们将以此方式塑造他在我们国家的记忆，以便其他人永远记住他。

同志们，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是为了缅怀萨莫拉·马谢尔的逝世，明天我们必须前进，我们必须胜利。

要么祖国繁荣，要么以身赴死，我们必胜！